



财政部长提醒通胀的威胁

■ 本报评论员:余凡

进入11月,欧美大地袭来新冠疫情的另一波寒流。美国在迎接“节日季”和“购物季”的骨节眼时,供应链危机的影响正向各领域蔓延,供应链短缺正转化为普遍的通胀压力。许多美国企业表示,它们不得不通过涨价来弥补商品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。

印尼CNN网于11月19日报道,财政部长慕丽雅妮(Sri Mulyani)提醒国民,必须谨慎对待美国及其他国家通货膨胀(inflasi)对我国可能造成的影响。“美国目前面对的通胀已超过6%,这是30年来最高的通胀率。”这也超过了美国央行所界定的安全指标。

部长认为居高的通胀将引发美联储(The Fed)采取新的货币财政政策,甚至

至踩下紧急煞车掣以压制通胀继续飙升。“就如俗语所说,大国打喷嚏,别个国家就要感冒了。所以,这是我们必须时刻关注的情况。”根据多年惯例,美联储必需控制在2%的参考利率。

此外,不少欧洲、亚洲大国也因供应链的短缺及疫情的困扰而面临通胀的严重挑战。全球区域性的经济动向正影响我国对明年经济发展的评估,以及对国家开支预算(APBN)的规划。今年的APBN面对超过3%的赤字,需要以公平、高效、负责任的税收法以维持平衡。

《采访网》(Liputan6.com)于25日报道,财政部长表示,通胀成为全球经济走出疫情阴影的主要难题之一。“在恢复世界经济的过程中,通胀成了新的问题。在发达国家中,尤其是美国,通胀已

高达6.2%。”这是拜登政府所必须克服的严峻挑战。而全球经济虽然仍受区域性疫情的影响,但今年还能取得5.7%增长,专家预估明年应有4.5%增幅。

部长表示所有国家都受到“德尔塔病毒”的冲击。她举例说明,本国在今年第2季获得7.1%增长,但第3季滑落至3.5%。在相同时期,菲律宾从12%跌回7.1%。英国由23%骤降至6.6%。中国从4.9%滑回3.9%。美国则由12.2%跌落至4.9%。此外,原材料的涨价也让各国的通货膨胀飙高。菲律宾这3季的通胀都保持在4%以上,英国从第2季的2.5%升至4%以上。美国的通胀已冲至6.2%,而中国目前的通胀率还能平衡在1.5%上下。

众所周知,由于世界疫情的影响,导致全球经

济陷入近年来最大的困境。由于美国盲目的“自信”,导致国内疫情疯涨,更让供应链出现崩溃现象。为了刺激民众消费能力,美联储大幅度放水,两届总统猛印美元近6万亿,造成美国通货膨胀一路飙升的现象。

今年第三季,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(CPI)升高至5.4%,靠GDP帮着撑过去。最近,美国劳工部公布了美国10月份通胀情况,CPI同比上涨6.2%,创造了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专家估计美国通胀可能将延续到明年年终,这从白宫财经部门的忙乱可见端倪。

其实美国的通胀已开始向国内各企业乃至海外蔓延,而美国出现的“罢工潮”让美国企业只能通过提高工资、奖金以及福利待遇的方式来招聘和挽留员工。这样就

产生了恶性循环,企业在通胀急速上涨的情况下基本失去了抵抗和自卫能力。美国一定会想办法去恢复供应链问题,但这个时间节点一定不能在短期内实现,最快也得到明年的第二季。

美国雅虎新闻和英国YouGov市场调查公司联合进行民调后,于24日报道,有77%的美国人表示,随着年底假期的开始,通货膨胀正在影响他们的生活,其中37%的人认为“影响很大”。有61%美国人认为“商品和服务短缺”正在影响他们,51%的人担心“由于通货膨胀,他们将买不起假期所需的物品”,而约57%认为这次通胀是拜登总统的过错。

拜登23日宣布,将从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,以降低油价。他辩称:“我们在过去10个月里取得了历史性

进展。”自他上任后,增加了560万个就业机会。但“与疫情相关的中断给我们的供应链带来了挑战,这引发了对商品短缺的担忧,并导致价格上涨。”他扬言将继续采取行动:“我们将度过这次难关,希望能更快地度过。”

除了疫情纠缠,加之物流延误,航运价格指数居高不下,美国的通货膨胀需要尽快缓解。但美国一些不必对经济民生负责的政客、议员,放着国内的社会安全、经贸活动不去管,反而乘机大搞外事“擦边球”,什么台湾关系、北京冬奥会、民主峰会等,没完没了。

财政部长慕丽雅妮(Sri Mulyani)的提示已十分明确,本国政府及民间必须同心协力面对通胀的威胁,不要忽视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,外国的乱象已向我国提出了警告。

■ 万隆:高鹰

老家山城好地方, 绿树环保水不断; 玉兰花开尽飘香, 腹大口小似瓷缸。

我的老家,是个绿树环保、水源充沛、鸟语花香、吉祥如意的好家园。

老家位于万隆市中心西区。荷印时代末期,到处荒芜、人烟稀少。要寻觅租屋不难,只是房子粗陋罢了。当时,母亲背着我,租到了小河边的一间木屋,建筑简陋,以方木为柱,圆木为梁,以竹片编织物为墙,用的是廉价的瓦片,地板也是硬土。租下住房后,我们两兄弟和父母相依为命定居了下来。爹在一间面馆工作早出晚归,妈则早晨卖黄饭度日,后来又做成菜和酒饼补贴家用。

我的童年是在老家度过的,可说过得挺惬意。老家虽简陋,但环境绿色、幽雅、宁静。方圆500平方米的田地,被苍翠的林木覆盖着,果树应有尽有,菠萝蜜、椰子树、柚子、羊桃、鳄梨、番石榴等,花树更是多姿多采,有三角梅、夹竹桃、玫瑰、朱槿等,老家可说是个温馨的小园林,称得上是城市的世外桃源。每当树上的果子成熟了,我和哥俩时而偷偷采摘树上的果子,当被屋主老娘发现时,我们便踉跄地逃跑。假日,我们也会和邻居选达族小孩一起捉迷藏,玩

得津津有味,有时输了不服,双方便吵得面红耳赤,但最后还是和好如初。

我们的老家,如置身大自然的天地里。清晨,可呼吸到清爽的空气,享受煦暖的晨曦,又可闻各种飞鸟悦耳的叫声;夜里,可叫见“啞、啞”的乌鸦飞进树林里,时而可闻猫头鹰似的怪鸟,发出凄厉的叫声,听了,令人毛骨悚然。妈妈总会赶紧叫我们快躲进房里,还说这是一种不吉祥的预兆。

老家右侧,有一条四五公尺宽的芝德布斯河,河水来自万隆北部山区,一到雨季,水势十分恐怖,一两年前,曾把河畔停泊的数辆轿车卷到数百公尺远的地方;旱季,则水流缓慢,我们弟兄俩,常到河里嬉戏,摸鱼捉泥鳅。

1976年间,曾发生一次前所未有的特大洪灾,把几十公尺长的河岸冲垮,河边的所有果树统统被急流卷走,差点连老家也被废了。事后,为保安全,我向当地政府申请建筑河堤,没想到立即获批。当时我将多年的储蓄取了出来,请了十几位水匠,购了几十卡车的泥沙和大石头,还买了上百袋的洋灰。整整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,才把60米长和3米高的长堤建好。此后,再也没有泛滥成灾了。

老家后面,有一道十多米长的高墙。这是一个甲必丹(荷印时代一个村长)的林

老家吉兆

园。园中有一棵参天的白玉兰树,十个人牵手也抱不住,树高十五六公尺,枝叶葱茏无比,活像屹立在空中的天然的巨伞,据说已有百年的树龄。每年开花时节,一夜之间,绽放千万朵的白玉兰花,其花如小指那么大,由十个左右的花瓣包裹着,

洁白芳香如兰。老家四周数百公尺内,可嗅到花的浓香,令人为之心醉。我们如置身于花的世界,沉浸在花香的海洋中,感受到白玉兰不愧为百花之魂。

遮天蔽日的树丛,自然界的飞禽对你无限的向往,多少鸟儿栖息在你温暖的怀中。白玉兰树啊,成了大自然鸟的天堂。

生活在白玉兰大树下,也给我们一家带来无穷的福祉。当时,这儿还没有开始安全,我向当地政府申请建筑河堤,没想到立即获批。当时我将多年的储蓄取了出来,请了十几位水匠,购了几十卡车的泥沙和大石头,还买了上百袋的洋灰。整整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,才把60米长和3米高的长堤建好。此后,再也没有泛滥成灾了。

老家左侧,是屋主兰娘的

深宅大院和庭园,成了我老家和屋主之间,一道自然的屏障。

凡造访老家的亲朋好友,都为老家得天独厚的地形赞叹。老家前面是条大街,坐车进老家须先经过十多公尺长的道路。进老家腹地,豁然开朗,呈现一个别有洞天的景象,仿佛来到了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。

岁月不居,时代变迁。不知不觉中,老家已沧桑巨变,昔日的世外桃源,早已化为云烟。如今映入你眼帘的,是一间崭新的针灸诊所和两幢新房,以及十余间的出租车房。老家右侧河岸,已竖起高耸入云的烟囱,建起了大油漆罐厂和饼干厂;左侧的深宅大院和园林,已易主成了买卖二手汽车行;老家的背后呢?我们心爱、疼爱的参天白玉兰大树,近年一次大风大雨的深夜里,被恐怖的劈雷拦腰砍倒了。

今年四月间,正当印尼疫情飙升之际,老家突然传来破天荒的大喜讯,让我喜出望外。

这天,当地村长(Rurah)打电话询问:你是HioE先生吗?是望沙巷9A/8D的主人吗?

我答:是。

村长道:我想传达佐科维总统有关申请土地证书(sertifikat)的喜讯。

我回应:好的。村长郑重通知:明日下午二时正,我们在贵老家会面。

我答:Ok,明天见。翌日,我提前半个小时到

场。想不到村长下午一时已在老家等候了。

经过一阵寒暄后,我们便转入正题。

村长开门见山说:最近,佐科维总统发布了有关申请土地证的新条例。据悉,丘先生,还没土地证,是属荷印时代租来的土地,万隆BpN会依实情,向有关者发新土地证。你家从父辈的荷印时代租到现在,已有八十多年的年历史,老家的河堤也是你们出资兴建的,你们为国为民尽了力,政府是知道的。

乘此机遇,你可立即向BpN提出申请。

我满怀喜悦回答:好的,谢谢村长,劳代为申请。

村长把话锋一转,斩钉截铁地说:丘先生,你必须先付50吊现金,否则申请也没用!

我反问:村长先生,不会搞错吗?这不是政府的措施吗?为何又要付那么多钱?村长振振有辞: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土地证,办合法证件,最少也要经过十几张桌的审查……

我灵机一动:那好,先付

50万盾吧!作为申请手续费,等新土地证书批出后,我愿照政府规定,向国家交费。

村长听懂了我的话中之话。立即扳起脸孔,二话不说,气急败坏地扬长而去!

自呈上申请书后,整整等了七个多月还是杳无音信。为了了解究竟,于今年11月中旬,我专程前往BpN土地局,在办公处整整呆了一个小时,才见到“KI”负责人依嘉女士和山桑先生,出乎意料,两者慈祥和蔼、温文尔雅。

依嘉和谐地对我说:申请书早已收妥,只是仍缺少五张重要的文件。必须尽快补交。

听后,我思忖:明明这些文件已交村长,怎么会不翼而飞?……

一周后,我将缺少的五种文件亲自交给了依嘉女士。乘此良机,我询问了办土地证的费用?何时可办妥?

依嘉直截了当回答:不用付款,是免费的,我们是执行佐科维总统的任务,我们了解土地的历史,也熟悉租地人的实况,你们等候消息吧!估计年底或明年年初会有决定,到时会同WA给你的!放心吧!

佐科维总统以爱民著称,对族群和华裔一视同仁,一贯重诚信。对老家吉祥的预兆,我充满自信。让我们拭目以待吧!



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二册)封面

班邦·努格罗霍

1985年,一支融合爵士乐队——巴斯卡拉乐队(Bhaskara)成立了。其中的一名创立者是钢琴家、电子琴家和萨克斯管演奏家,他是班邦·努格罗霍(方龙虎Poei Liong Ho/Fang Lung Hao)。出生于日惹的他五岁就开始弹钢琴。当时他的指导老师是他父亲,亨德洛·努格罗霍(Hendro Nugroho,即方义福/Poei Gee Hook),是一位萨克斯管和单簧管手。他父亲发现了他的天赋,于是在1964年他八岁的时候,请陈埔毕来当他的老师。相对于爵士乐,

努格罗霍年轻时接触更多的是流行音乐。

1976年,他在万隆的巴拉扬岸天主教大学(Universitas Katolik Parahyangan)上学。就在万隆这个城市,他对爵士乐的喜爱之情愈发强烈。此后他就定居万隆。那时,他的指导老师是住在雅加达的杰克·列斯马那,因此他经常往返于雅加达和万隆。1978年前后,努格罗霍组建并带领着斑点爵士乐队,专门负责在霍曼酒店的爵士乐角的表演节目。除了努格罗霍,这个乐队的其他核心成员还有弗莱迪·郑(吉他手)、阿灿(Acam)(贝斯手)和鼓手兰伯尔杜斯(孔孙)[电话采访,万隆,努格罗霍(Nugroho),2013年8月29日]。

在斑点爵士乐队解散后,努格罗霍和多尼·苏亨德拉(吉他手)、尤克·苏梅鲁(Yuke Sumeru)(贝斯手)和达迪·苏菲亚迪(Dadi Sufiyadi)(鼓手/打击乐手)一同于1983年组建了方形乐队(Square)。有时,鼓手兰伯特斯(孔孙)会代替苏菲亚迪(Sufiyadi)的位置。在苏万多·苏万迪(Suwanto Suwandji),一位负责印尼国家电视台雅加达分台电视节目音乐

土生华人与爵士乐(15)

艾尔弗雷德·迪科阿鲁(ALFRED D. TICOLU)

部分的负责人的指导和帮助下,方形乐队成为了负责印尼国家电视台的“现场爵士表演”节目(Jazz Live)的第一支乐队。这个节目241很特别,因为根据苏万迪(Suwandi)的要求,他们不会在上节目前进行录音,他们必须进行现场即兴表演(电话采访,班邦·努格罗霍,2013年8月29日)。

作为巴斯卡拉乐队的正式成员,努格罗霍参加了印尼各地和国外的各种活动,比如荷兰的北海爵士音乐节(North Sea Jazz Festival)。他也参与了乐队的三张专辑的录制,分别是《巴斯卡拉86》(1986)、《伯德夫人》(1987)和《公主》(1991)。

除了巴斯卡拉乐队,努格罗霍加入了其他几个乐队,其中之一是班邦·努格罗霍乐队(Bambang Nugroho Band),成员包括玛尔约诺(Maryono)(萨克斯风手)、佩里·帕迪瑟拉诺(Perry Pattiselano)(贝斯手)和程迪·伦栋岸(Cendi Luntungan)(鼓手),他们一同参加过1990年的北海爵士音

乐节(电话采访,班邦·努格罗霍,2013年8月29日)。1992年后巴斯卡拉乐队开始隐退,从那之后,努格罗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教学生钢琴爵士乐课程上。

时至今日,努格罗霍仍积极参与各种音乐节目,尤其是爪哇的爵士乐节目。他既弹钢琴也吹萨克斯风管。他也曾和八角形乐队(Octagon)、巴斯卡拉2008(Bhaskara 2008)乐队、勇往直前乐队(Straight Ahead)以及嘉宾璐璐·普尔万多(Luluk Purwanto)(小提琴家)一同登台表演。努格罗霍也常在多个教堂里演奏。

永基·D·蓝兰

吉他手永基·D·蓝兰(Yongki D.Ramlan)(张金龙/Tjong Kim Liong;雅加达,1960-)于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。他在打横(Tasikmalaya)时便开始自学吉他。随后,他的叔叔弗莱迪·郑在去美国发展前,有意培养他成为爵士乐家。那时,他已经是一名专业的流行音乐家,是约比·伊藤(Jopie Item)(吉他手)

乐队里的成员之一。

在参与诺尔赛义德家族(Noorsaid)组建的大孩子乐队(The Big Kids)之后,蓝兰成为1985年灵魂乐队(Spirit)的创建者和早期成员之一。灵魂乐队由艾拉莫诺·苏卡尔约(Eramono Soekaryo)带领。这个乐队曾参加1986年的雅马哈哈轻音乐比赛(Yamaha Light Music Contest)。在比赛中,蓝兰荣获最佳吉他手称号。由于忙于工作室个人音乐项目的事务,1987年蓝兰退出了灵魂乐队,德瓦·布加纳(Dewa Budjana)代替他的位子。从那时起他开始从事有关心灵音乐的活动。

临近1992年之际,蓝兰受伊旺·诺尔赛义德(Iwang Noorsaid)(电子琴家)之邀,和宾当·因德利延多(Bintang Indrianto)(贝斯手)和程迪·伦栋岸(鼓手)一起组建了吉塔乐队(KITA)。这个乐队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参加1992年在荷兰举办的北海爵士乐节(North Sea Jazz Festival)活动。他们也曾去参加同年举办的雅加达爵士音乐节。

直到现在蓝兰仍为音乐事业不断努力,继续从事心灵音乐和爵士乐的活动。在这篇文章完成前不久,蓝兰和钢

琴家格伦·道纳(Glen Dauna)、贝斯手马克·埃利亚(Mark Elia)一同参加了三人组爵士乐活动。另外两人都是土生华人[电话采访,永基·蓝兰(Yongki Ramlan),2013年8月27日]。

格伦·道纳

格伦·道纳(Glen Dauna,《瑞福/Yap Swie Hok》)是一位钢琴家,现在仍可在舞台和工作室里看见他的身影。他也是一位作曲家,师从杰克(Jack)和英德拉列斯马(Indra Lesmana)两位老师。学成后,他又去了德国公立达姆施塔特音乐学院(Akademie f侯r Tonkunst Darmstadt)研修。回到印尼后,他加入多个乐队,包括暮光管弦乐队(Twilight Orchestra)以及自己组建的格伦道纳计划乐队(Glen Dauna Project)和格伦道纳五重奏乐队(Glen Dauna Quintet)。得其真传,他亲自教育的两个孩子都在印尼的爵士乐坛赫赫有名。两个孩子分别是小号手英德拉·道纳(Indra Dauna)和手风琴手列伽·道纳(Rega Dauna)(电子邮件,格伦·道纳,2013年5月20日)

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二册)》。本篇未完待续)